吳中金石新編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四

吳中金石新編　　目錄類二金石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吳中金石新編八卷明陳暐撰暐字耀卿河南人宏治中官蘇州通判與吳縣知縣鄺璠舉人浦應祥祝允明等采郡中石刻彚而録之自校校官守倉驛水利橋梁以及祠廟寺觀諸碑碣分類編輯區為七目凡

也幸從公游不敢固辭於是具書公建門之績與歸地始終俾刻焉至如孔子之道萬世遵行者孰不知之茲不敢勦說而瀆言之也門之新作在洪武六年正月甲子至十月丙申落成糜錢若干役工若干魏公名觀字杞山武昌蒲圻人世之學者皆稱之曰蒲圻先生云

蘇州府重修儒學記　胡儼

姑蘇東吳大郡也學宮又東吳之冠也五十年前余嘗至其處而周覽焉喜其地勢之廣衍而惜其堂宇卑俯

體者何其幸耶學宮之建久矣唐刺史李栖筠始增置學廬至宋景祐初范文正公典鄉郡歎學政之廢因州人朱公綽之請上其事于朝得賜田五頃乃割錢氏南園之地以建焉初公得地於南園將徙居術者謂世出公卿公曰與其貴吾子孫於一家孰若吳士之多賢也遂以其地充學宮延師儒教育生徒而安定胡先生首居之嚴師資立教條經術治道明體適用之學表見當時實肇于茲而文正公之嘉惠斯文其用心不亦仁且

廣乎今況侯協謀侍郎周公重爲興建蓋亦聞文正之風而興起者歟大抵國家以育賢爲致治之本賢者以務學爲致用之資而守令又所以承流宣化者也夫爲政者既能盡其職矣而士君子之居業於斯者可不知所務乎必也息紛華功利之心盡以求夫聖賢之本領切磋磨礱之益無怨乎師友之講明由是以德行尊顯則禮義興而風俗厚以經術進用則心術正而功業著矣況侯余鄉人也其善政既已誦於吳人而斯舉尤爲

李立按治吳中孟浩以其事白之乃力贊其成為良大
家富室之有力者俾出金穀而恊助焉孟浩復與訓導
馬壽錢紳韓陽各捐己俸以為之倡於是鳩工庀材首
新大成殿增飾塑像次新明倫堂旁飭齋廡室廬次及
池橋亭檻階陀垣墉靡不繕完是役也工不勞民費不
出官而蔚然更新於一旦之頃往來者但視其成而不
知其所以成也孟浩請予記其事予不敢辭則為之言
曰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不可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廢耶士

若戟門櫺星門若尊經閣若明倫堂則皆仍而新之者也若先賢祠若會膳堂若四齋暨直廬若射圃若泮池之橋則皆改而新之者也經始於丙戌之夏落成於丁亥之秋凡在學者訢抃胥慶會邢公既升而巳渝賈公來繼其政謂斯文盛事不可無記之者因率學職諸君來以為請予郡人也而有子在學於學之興脩亦同其慶焉乃進諸生而語之曰夫學之作興在乎君長化導在乎師儒而進脩之功則在諸生之自勉焉爾凡為學

才甲天下之人才偉哉其有文獻之足徵也斯於作興化導之意為無負矣

蘇州府重脩儒學記 王直

國家稽古定制建學立師以陶鑄天下之英才使各成一器而天子垂拱于上以收平治之功其義遠矣人生顓蒙方其幼也茍無禮義以漸摩之逮氣充血盛慾竇潛開鮮不傷倫而敗度先賢之為政者緩於刑戮而急於教養良有以也蘇為東南大郡土沃民繁家衣冠而

責也亟欲一新因白廵撫都憲萬安劉公廵按侍御南
郡袁公咸韙其言或曰年歲未豐人尚缺食驟興土木
之工第恐事未成而憂先至也侯曰不然吾上不窺府
藏之蓄下不庸科歛之財以義制事而身先之胡為不
可况此名邦寧無一二仗義者而副我乎於是首出俸
資若干為衆人勸既而聞者四起爭先投刺惟恐居後
因命訓導周謐以董之斧者鋸者縣者塗者不期年間
厥功告成大成殿明倫堂兩廡四齋尊經閣至善毓賢

二堂道山觀德二亭櫺星門學門儀門罔不脩治復絲飾聖賢及歷代諸儒神像築杏壇一區立狀元解元二坊皆親書其扁撤文昌文正二祠移諸奐闓見者駭愕郡之耆艾私相謂曰吏不驚而民無擾何成功之若是也教授臨川黎擴與予有鄰郡之誼走書謁文以紀其事予自謝病南歸久疎筆硯固辭之而不可乃勉為言唐虞之世比屋可封無他教之至也三代以降雖沿革不同其文獻猶有可觀者自秦罷侯置守為吏者止知

簿書敲朴而已尚何暇以歌青衿釆芹乎侯之此為度越前人遠矣侯名堂字彥容由名進士拜冬官主事陞郎中出知廣信累著能聲因丁內艱蘇守告闕都憲崔公時巡撫江南每難其人方會議京師聞侯服闋立請于天官冢宰而假之衆論稱屈崔公曰屈之者所以伸之也不遇盤錯利器何甄玆而果能稱其言而光闡之不趨衆向顯揚名教激厲風俗雖文翁造蜀豈是過哉吾知蘇之人材逝此必倍蓰矣他日棟明堂器清廟楫大

川必有勝其任者則侯之功豈可泯乎因書以告來者

脩蘇州府儒學記 陸釴

詩稱既作泮宮春秋書丹桓公之楹夫泮宮實修之而云作者以見修廢之功擬於創制而一楹之丹孔子不遺者豈非以尊室在所當愛哉蘇州郡學自范文正公劃南園地為之而規模始著自後好義之士尋源索本往往歸重於茲故或為之增置齋閣或為之附益田租開建恢擴日新月盛而豐碑大刻紀載鋪張者亦不敢

後焉其意豈不皆然哉國朝文治日興崇奬尤甚學宮之修迨逾百楹生徒之衆亦克稱之教化之隆於茲見矣成化甲辰襄城張公邦鎮來按茲土視學之暇徘徊顧瞻見其規模雖宏而朽弊相繼棟宇雖完而凋落漸興以為天下之事為於其細者易為於其大者難與其為於其難孰若為於其易於是審其輕重緩急之宜而圖起廢更新之意視其可易者易之可因者因之晦者飾之腐者剔之撓者築之經始於談咲之餘而陰益前

求文其上余時方負罪憂居謝不敢受而諸生皇甫信
朱華道毛公意勤懇諄複累累不已余曰古人大功廢
業又曰三年之喪對而不問孤豈敢為毛公惜哉顧其
情有未安而禮不敢違耳於是二生據余庭柱間相持
者移日務於得請余乃重違毛公之命又感二生之專
勤以為若茲者將安所處乎古人為邦君之命固有要
經而從事者吾敢取以為口實可乎於是再拜而受之
竊惟儲養樂育登崇俊良此上之所以寤寐而不忘者

蘇州府重建文廟記

吳寛

蘇有學于城南實創于魏國范文正公更五百年來所以修葺而開拓者惟賢守是賴至於今日規模益壯天下之言學者莫能過之故四方賢士大夫之道郡中以一遊其地為快然猶病文廟與學之弗稱也蓋其制作非特視學為陋歲久且敝爾乃成化壬辰鄱陽丘侯霽來知府事政既克舉境内悉治嘆曰事神吾職也有如文廟敝陋孰任其過然吾未敢專也乃請于巡撫左副

役以功完告及丁祭之期籩豆既陳佾舞斯列而棟宇
深廣足以有容觀禮者美之雖然二侯之意豈徒為是
勞費以充郡中美觀者哉禮行于斯樂奏于斯致尊崇
於斯固所以申其報本之私若夫瞻拜之頃廟貌尊嚴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油然興其希賢希
聖之心者乎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二侯之深意
安知不出于此且是廟之作凡以事神也惟夫前後之
相濟彼此之無嫌而一出乎公其功遂不至廢推此道

長洲蘇之負郭邑也自唐武后始割吳縣之北境爲邑而未有學嘗假浮圖氏之室以爲焉及元即長洲驛舍建孔子廟甚隘弗稱後至元三年縣長元童擴充之廟學始備越三十八年歸于我朝間嘗葺之而新者復敝固其所也洪武六年知縣京口張翔躬率寮佐捐俸面諭羣士輸材木之朽者易壁之漫者圬由内暨外靡不用工前大成殿後明倫堂及中門左右廡傾者支闕者補敝壞已極不可支補則撤其舊而新之齋後曾置鑪

亭各一所又葺公廨三間及學門於廟之右泮池駕梁
圍構亭伍射置各得其所而墻垣之周繚然壯麗重繪
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祀延陵季子以下先賢凡七人
興學有祠以示有功於學者必報於是長洲之學既完
且美教諭周敏書來徵記余謂官之修學職分所當而能加
意勤力若是葢可尚已至是士之為學其當加意勤力
甚於官之修學可也苟官修其屋室而士不修其行業
則游居於學者將何為哉士之為學雖不止乎是然秉

是而勉勉勿怠異日學術大振端自今日學舍一新始俾見聞者莫不敬慕不其偉與此亦邑之職治教者之所望也

蘇州府長洲縣重建儒學記　夏時正

學在郡城之艮隅創於前元至正中迺成化壬辰五月廵按監察御史古趙鄭君銘提學監察御史浮梁戴君珊行部至茲會郡守鄱陽丘侯霽始至展謁廟行學禮顧瞻庭宇湫隘弗稱歲久將壓不治咸歎曰是我輩責

也將撤而新之俟任其事持以告廵撫右副都御史古
汴畢公亨因出公帑羡餘金為相邑令余金視職為親
恭勤夙夜主簿劉恩委命之嚴守敦厥役貲裕出公材
貞且良百役具興羣工和會始工於是年八月迄工於
明年五月左廟右學式如恒度正屋四柱兩序拱向榮
戟門列櫺星外闢廟之規也講肄有堂合食有所庖廩
對峙燕私區別學之制也輪奐翬翼丹青黝堊稱所宜
有囿或不備落成之日鄭君率屬長貳師生釋菜禮容

恪恭氣象彌新黄白之叟衣冠之彦環望咨嗟知所感
奮於是教諭陳裕與諸講下欣慶厥美謂宜有述乃具
興作請丘侯記之侯惟不伐是崇遜出為誼能示不能
問道旨者手書粲幅敦勸生員王泰何天衢遠屬時正
執筆自揆舊殖老益繁蕪敢請固辭二生曰此太守之
意亦泰等師生意也可無辭乃作而言曰道原於天而
委重於聖人聖人身備斯道而繼天立極君焉有堯舜
禹湯文武斯道行於天下臣焉有臯契伊傅周召斯道

行於其君運際亨嘉治隆熙洽不可尚矣吾夫子生於周末適丁衰否道可堯舜禹湯文武而天不君之德可臯契伊傅周召而君不臣之然吾夫子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也聘歷諸國轍環天下卒老而歸繫定删述傳諸弟子以詔方來天之道以明地之理以察人之極以立兩儀奠位萬物化成是以功云賢於堯舜恩云同乎罔極學以宗之萬世無違廟以祀之天下靡間惟蕩蕩巍巍固不以廟學而加隆汚然而由學尊廟恒兆孚顯

之化因廟表學式著毓才之重化理攸繫不亦大哉因
計茲學多歷年所衣繡分符幾何人也閱歲月之如流
樂因循而靡事果何心哉今諸君子於視政之初志惟
本始式克從事恊心一德不朞月而有成因知風化急
所先務其重道興賢端有徵矣維茲髦士有聖賢為之
依歸有師友資其講習有饟有居得以優游厭飫於詩
書禮樂之域者可不知所自而自勉哉我國家列聖相
承道德致禮動必吾夫子之道是準而必有夫子遺經

為有可改作者門偏而不直爾前令仍舊皆未暇及會
監察御史海陽吳君一貫巡歴

泰間知縣吳昭者嘗改建焉殿堂齋舍咸具歷歲既久
頹敝滋甚有司若末之能新也成化癸卯今副都御史
襄城張公淮時以監察御史節按歷兹邑見而嘆曰是
而不為將安為乎適縣無長吏即命府判沔陽邵福春
陵李智董其事鳩工市材購鄰地以拓其基創新易敝
增隘就廣辨方正位期年而落成其重門大庭巍然學
宮之前者曰大成殿殿之旁兩廡列焉堂有三曰明倫
曰育賢曰退省齋有二曰居仁曰由義設門于退省堂

之前曰自修築亭于射圃之上曰觀德而凡鄉賢之祠師生之舍庖廩之次罔不完且美焉蓋為屋以楹計者百三十有九垣以丈計者二百三十至於籩豆簠簋之屬亦考博古圖式衆以今制更造二百四十餘器當時未有記其事者頃巡撫都御史四明朱公瑄行部至崑周覽庠舍而嘆張公之功有不容泯焉無傳者於是知縣張侯鸞適以考績來京遂承朱公之命請予文以紀之予惟自古帝王之理天下莫不以求賢為務然不先

養士而能得賢者未之有也學校者士之所居以業其業者也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無可居之地而能致力於學者鮮矣又焉得賢才以為國家用有能作興學校如張公者厥功不已多乎崑山為姑蘇鉅邑素稱文獻賢才輩出代不乏人載諸簡籍班班可考其尤著者理學如李衡志節如范成大勲業如衛涇皆一時之傑士生斯地嚮方樂學有由然矣矧又有為之作興者哉固宜奮迅激昂十倍於尋常也然學之道奈何曰是不

孚於人而民信之之謂也故凡教于茲學于茲游歌于茲舉以俟之心為心足於已無待於外處則可以善一鄉出則可以善天下所以為生之理為人之道昭然白之千百世而不泯教學於人其功用若是其大耶俟以勞績懋著進守大郡吾知他日持是以善天下亦不出此吾黨之士可不相與勉哉

崇明縣脩廟學記 徐有貞

成化紀元之六年崇明縣新脩廟學成迺秋八月上丁

此吾徒所以願記其績者也至若崇明之城故土壘也今則甓而堅矣社稷諸祀故荒壝也今則坦而肅矣縣治故無譙門則作之門海航無艦則作之艦涉川無梁則作之梁自部使者之署及屬官之廨無弗飭焉此又通邑之人所以願記其績者也予聞而嘉之夫邦新造則難乎治兵民雜處則難乎化於此而能治能化之餘其無難爾矣昔范忠宣公之知襄邑也自公宇學校至倉廪一新焉擇賢以教而時躬勸學者宋史美之至今

襄公恍董其成張內翰益沈處士魯紀其事弘治十年丁巳昉造州署正百度學制隨以更初守襄陽李侯為之補缺飭弊又添闢仁惠齋事事維力他日學正甘君澤等請於侯委允明記之惟天下之治在君臣相遇其治之道一而古今用殊古之用人者二曰士曰民今之用人者二曰文曰武古之為學也由明德知類由弦誦由論政以及獄訟師旅之講習咸是出凡民之秀者業于是為士逮入官則文武具矣隨用以成勳其民則官

是故榮勸乎一時者不足貴榮勸乎百世者乃可貴耳雖然榮與勸在人者也非在已者君子亦求其在已者而已於是乎記

蘇州府儒學鄉貢題名記 徐有貞

初御史臣選之至奉宣璽書布教條已即與郡守臣輿協圖所以興學勸士者既集國初以來甲科之士之名而記之矣或以不及鄉貢為言於是又取乙科之士之名將續之記乃復屬筆於臣有貞臣有貞嘗竊論之夫

不在於為郡守者哉乃行視郡城清嘉坊之東有地焉
負陰面陽挾爽塏而臨高明卜之食諗之地主繆賢氏
賢固善士亦樂以為學宮也遂獻之俟乃鳩工庀材審
方定位中作講堂旁闢兩齋又相其左建祠以祀先師
朱子而以鄉先生之應從祀者配焉繚以周垣鍵以重
門廩庫庖湢無不飭具經始於正統丁卯之秋落成於
戊辰之冬禮聘閩儒陳寬孟賢鄭鏐德輝以主師席選
吳長洲二邑蒙士之秀者充弟子員而教之遇三學之

士有闕員者則進其良以補焉侯於臨政之暇輒至學引師儒坐講堂進諸生親課之以故民間俊秀彬彬焉興於學有古鄒魯之風於乎侯於是可與漢之文翁唐之韓愈宋之范仲淹異世而同功矣或乃以為迂闊而不急於事非也夫事立以賢賢立以教苟不知尊君親上之理而求其仗節死義之行烏可得哉故當經綸以濟世用必明義以正士習君子之為固異於衆矣吾故以侯為知教道者侯名勝字仲髙金華人也以經術進

面立合鄉學及六縣弟子員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僚佐之在位觀禮者若干人農工商賈遠近之觀者又以千計公年且七十而朱顏煥如獨出入表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其子子槃侍立進趨中度於是化明樂和衆以大悅既而乃讀律衆復肅以聽皆曰今天子神聖援吾人水火中而斯禮也吾身親見之幸哉越五日周老人還崑山公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餞都之士女觀者又慨焉以為幸見且曰公於人之父兄也如父兄然

吳縣學射圃記

王鏊

鄺侯璠治吳縣之三年迺新學宮直廻正衺闢隘抗卑門堂庭廡煥改舊觀而射圃仍在學之西偏湫隘偪仄下無以周步武上無以崇揖讓頗甚病之會考績還任謁于文廟顧瞻其東厥有町疃問之曰某氏之棄地也倍直償焉爰始經營有操書致者曰吾長洲之氓其地也而有地焉鄰吳學宮聞侯崇學右文敢因下執事獻諸侯歸之直不受於是得地衡五十弓縱百步乃始作亭

曰觀射賓主有階抗侯設豐洗水篚縣莫不有所於是學諭李仁等來言於予求紀其事以示後學之有射圃非曰不忘武事也蓋亦學焉而其禮廢久矣其儀雖具於儀禮顧未有舉行之者往時天台陳公選以御史董學政於吳始命兩生習之大江之西得其儀以還俾諸生歲時肄之其於是實備衆耦之末預觀周旋揖讓之盛于于翼翼似勞也而甚適也似迂也而甚莊也間學之餘於是游焉息焉揖讓焉獨非學乎即有敖慢怠